

商代疾患医疗卫生保健考

宋镇豪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殷墟甲骨文所见的疾患种类繁多，学者多有董理。昔胡厚宣师《殷人疾病考》首揭其端，其后学者踵事增华，屡有补充。近年台湾李宗焜氏撰文，“把重点放在补充前人所未备的材料及讨论诸家有异说的相关问题”，考订精致，后出为上，然仍有未备之处。今春夏之际，北京 SARS 肆虐，余闭门思“古”，发凡甲骨辞例，细为寻绎，揭知商代 55 种疾患，病象病因识明已达到相当水平，散积久演的医疗病患方法与卫生保健方面的社会成俗，内容相当丰富，标志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文明发展状态，其价值和意义所及，一直影响到后世，构成中华民族贡献于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甲骨文 疾患种类 巫医交合 医疗俗信

商代病象病因识明已达到相当水平，疾患医疗的方法与卫生保健方面的社会成俗，一方面伴随着无数次成功或失败的经验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文明发展状态，同时又为后世中医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一 甲骨文中的疾患种类

商代人称病患为疒，即疾字，甲骨文疾写作，^①像一人卧倚版榻津津出虚汗状，以患者病态取意，相当《说文》说的“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这是人们出于对病象病症认识的约定俗成。

甲骨文云：

贞其有疾。(《合集》13784)

贞亡其疾。(《合集》13799)

贞非彖佳疾。(《合集》13845)

乙夕有疾，佳有由。

乙夕有疾，不佳有由。(《合集》2274 正)

王疾。(《合集》13702)

贞妇好有疾佳有害。(《合集》13714 正)

丁亥卜，彖，贞子渔其有疾。(《合集》13722)

妇妣子疾不延。(《合集》22246)

贞子弗疾。有疾。(《合集》41023)

^① 参见丁山：《释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 2 分，1930 年。

丙午，贞多妇亡疾。

丙午，贞多臣亡疾。（《合集》22258）

此等卜问商王及妇子臣正的有疾、无疾、弗疾，疾字大多用为疾患的泛称。但甲骨文中涉及具体病症时，通常称作“疾某”，基于各种病象病症、病发部位或病灶所在而加以辨识，故有当时社会较为认同的一系列疾患名称。

甲骨文所见的疾患种类繁多，学者多有董理。昔胡厚宣师《殷人疾病考》^①首揭其端，整理出“殷人之病，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十六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产妇、小儿、传染诸科”。其后学者踵事增华，屡有补充，有关论作，可参见我主编的《百年甲骨学论著目》^②专题分论“生活”类。近年台湾李宗焜先生《从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与医疗》^③一文，“把重点放在补充前人所未备的材料及讨论诸家有异说的相关问题”，列了20余种疾病，补论了过去未曾注意的一些疾病的记载，又对某些错误说法提出辨正，如驳论甲骨文中所谓针刺、灸疗、按摩三法，“多半靠不住”，“实难令人信从”。是文考订精致，后出为上，然仍有未备之处。

余昔著《夏商社会生活史》^④，对殷人疾病有论述，列出39种疾患，唯限于是书体例，引用甲骨例证不多，未能展开深说。今春夏之际，北京SARS肆虐，闭门思“古”，抽检旧稿，发凡辞例，细为寻绎，揭知甲骨文中53种疾患，另还有关涉孕育死亡及妇产等妇科疾患者。现汇释如下：

1. 疾首

甲辰卜，出，贞王疾首亡延。（《合集》24957）

甲卜，子疾首亡延。（花园庄H3:906）^⑤

贞子疾首……（《合集》13614）

乙巳卜，贞石疾首不延。（《合集》22092）

……旬口囧。旬有求（咎），王疾首，中日彗。（《合集》13613）

……中日彗。一月。（《合集》21026）

“疾首”即首疾，《周礼·天官·疾医》云：“春时有瘠首疾”，郑氏注：“首疾，头痛也”。“疾首亡延”、“疾首不延”，是讲头痛病无延缠。彗，旧释雪，不确。杨

^① 胡厚宣师：《殷人疾病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下引不另注）

^② 《百年甲骨学论著目》，语文出版社，1999年。

^③ 李宗焜：《从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与医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2分，2001年。（下引不另注）

^④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14～423页。

^⑤ 刘一曼、曹定云：《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选释与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树达先生释彗为扫竹，用以扫除，引申有除义，“王疾首，中日彗”，谓商王病首中日而除。^①蔡哲茂先生认为，卜辞中用于疾癘讲的彗，有慧、蠲、瘳、愈、除之意。^②裘锡圭先生进而指出，甲骨文有字“𠄎”（《合集》13861），可隶写为瘳，“是当疾癘讲的彗的专字”，“直接表示用彗扫去卧床病人的疾病”，彗的疾癘义很可能是由扫竹义引申来的；所谓“中日彗”，与《黄帝内经素问·藏器法时论第二十二》“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之“日中慧”同义，又引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以月晦日之丘井有水者，以敝帚骚（扫）尤（疣），祝曰：‘今日月晦，骚（扫）尤（疣）北。’入帚井中”，认为“用扫帚可以扫去疾病的巫术思想，无疑有很古老的根源”。^③𠄎，旧释祸，此从裘锡圭先生释忧。^④

2. 疾目、目忧

癸巳卜，𠄎，贞子渔疾目，裸告于父乙。（《合集》13619）

有疾目其延。

贞王弗疾目。（《合集》456 正）

贞不佳目忧。（《合集》13622）

贞王目𠄎。

贞王目毋其𠄎。（《合集》13623 正）

贞有疾目𠄎。

贞有疾目不其𠄎。（《合集》13623 正）

壬子卜，贞雍目有彗。（《合集》13422）

贞疾目不𠄎。（《合集》13628）

“疾目”、“目忧”均指眼疾。“疾目其延”谓眼疾延缠不愈。《黄帝内经》中讲到眼疾有目痛、泣出（流泪症）、目赤、眦疡、眼睑水肿、视歧、目翳（白内障）、目盲等等，这里谓何种眼疾，则不得而知。目𠄎、目彗、目𠄎，盖属意于眼疾是否能痊愈。蔡哲茂先生谓𠄎字象蚊子幼虫之形，读作疾愈意义的“蠲”；^⑤又认为𠄎字从丨求声，读为瘳，“是表示疾愈的一个字”。^⑥可从。

3. 疾𠄎

……疾𠄎……（《合集》13629）

𠄎即民字。^⑦郭沫若先生谓民、盲通训，象有刃物刺目之形。^①“疾盲”意指眼疾

^① 杨树达：《读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积微居甲文说》，中国科学院，1954 年。

^② 蔡哲茂：《说彗》，《第四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3 年，第 81～96 页。

^③ 裘锡圭：《殷墟甲骨文“彗”字补说》，《华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年。

^④ 裘锡圭：《说“𠄎”》，《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05 页。

^⑤ 吴匡、蔡哲茂：《释𠄎》，《古文字学论文集》，国立编译馆，台北，1999 年。

^⑥ 蔡哲茂：《释殷卜辞𠄎字的一种用法》，《古文字研究》第 23 辑，中华书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⑦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台北，1965 年，第

犹如针刺，近乎目盲。

4. 疾耳

贞疾耳，佳有害。（《合集》13630）

贞疾耳，御于……（《合集》13632 正）

己未卜，佳父庚害耳。（《合集》21377）

“疾耳”就耳部疾患是否会有祸害而言。

5. 听忧、听孽

贞王听佳忧。

贞王听不佳忧。（《合集》11018 正）

贞王听佳孽。

贞王听不佳孽。（《合集》9671 正）

“听忧”、“听孽”指听觉有障碍。

6. 耳鸣

庚戌卜，朕耳鸣，有御于祖庚羊百有用，五十八有毋用斫今日。（《合集》22099）

丁巳卜，梦珝耳亦鸣。（《合集》21384）

癸卜贞，子耳鸣，亡害。（《花东》53）

癸酉卜，子耳鸣，佳癸子害。（《花东》275）

丁卜，子耳鸣，亡害。（《花东》501）

庚卜，弜𠂔，子耳鸣，亡小艰。（《花东》39）

……耳鸣，亡至[艰]。（《怀特》1433）

《黄帝内经》中提到耳疾有耳中生脓、聾聆（耳垢栓塞影响听力），及因经气厥逆或精血不足而引起听觉障碍的耳聋与耳鸣等不同患症。^② 甲骨文“疾耳”、“听忧”、“听孽”、“耳鸣”、“珝耳亦鸣”，说明当时人们已在辨认不同的耳疾。

7. 疾自

贞有疾自，佳有害。

贞有疾自，不佳有害。（《合集》11506 正）

“疾自”，《说文》：“自，鼻也，象鼻形”，谓鼻疾。

8. 息佳出疾

贞妇好息佳出疾。（《合集》13633）

《黄帝内经》对鼻疾有记述，如鼻衄（流涕、鼻塞、打喷嚏）、鼻渊（鼻窦炎）、鼻衄（鼻出血）等。甲骨文息字象鼻腔流涕状，故云“出疾”，殆指感冒流涕，或

1132、3715~3717 页。

^① 郭沫若：《释臣宰》，《甲骨文字研究》，人民出版社，1952 年，第 33 页下。

^② 参见傅维康、吴鸿洲：《黄帝内经导读》，巴蜀书社，1988 年，第 175~176 页。

鼻塞不畅，也可能指呼吸道感染的慢性疾患，比单单言“疾鼻”要明了。

9. 疾口

贞疾口。（《合集》13642）

贞疾口，御于妣甲。（《合集》11460 正甲）

“疾口”似指咳嗽、口腔炎症、嚼咽困难或构音障碍之类的疾患。

殷墟甲骨文另有云：

甲戌卜，亡口。允不。（《合集》22265）

辛丑卜，亡疾。

辛丑卜，亡口。（《合集》22258）

癸巳卜，妇要亡疾。

癸巳卜，妇要亡至口。（《合集》22248、22249）

亡乍口。（《英藏》1897）

丙戌，子卜，我亡乍口。（《合集》21727）

“至口”有谓属于口腔肿痛。^① 实不然，上揭诸辞皆就社会生活中的口角之患而言，与口腔疾病无关。^② “亡口”、“亡疾”与“亡至口”，三词同位，意思当相类，至读如致，谓无因口舌致灾疾。妇要，妇名，问其当不会招致口舌之灾疾。“乍口”意谓摇唇鼓舌，无端挑起口舌之衅。甲骨文又有云：

贞勿𠂔多口，亡忧。

多言亡忧。（《合集》22405）

口从，兹佑。（《合集》31895）

𠂔读如眚，过失之义。“勿眚多口亡忧”与“多言亡忧”同卜，意思是说慎言语而不致于多嘴多舌的过错，会无祸忧的。“口从兹佑”，谓不轻易信从浮言，即能有佑。《尚书书序·商书》云：“惟口起羞”，也是讲应慎言语，不然可能招致受辱杀身乃至给整个宗族或家族引来难以想象的连累。《商书·盘庚》有云：“起信险𠂔”，“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指编造邪言诽谤到处散布，口角生非，造谣中伤，欺世惑众，犯者将有“所讼”，甚至“扑灭”（扑杀）。古谚云：“好言自口，秀言自口”，^③ 恶言簧舌，小者会引起聚争斗殴，大者可能造成民情不安，社会动荡，历来为统治者所忌。故商王盘庚说：“罔有逸言，民由丕变”，严厉告诫臣下，“其发有逸口”，失言会带来祸患，又警告其民众要“度乃口”，说话小心，否则就“罚及尔身”。但在王权专制统治下，“度乃口”实有箝制言论自由的政治弊病，造就

^① 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10页。

^② 另详拙著：《商代法律制度》，见胡庆钧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诗·小雅·正月》。

出“巧言如簧，颜之厚矣”^①的社会氛围，迎合拍马之徒可能会应之得其滋生泛滥的沃土，商末“费中善谀”，“恶来善毁谗”，^②即是深得商末暴君纣王欢心的两位无耻祸国佞臣。此已不在本文范围。

10. 疾舌

甲辰卜，𠄎，贞疾舌，隹有害。（《合集》13634 正）

贞疾舌，求于妣庚。（《合集》13635）

“疾舌”指舌患，如舌缘炎症红肿水疱之类。

11. 𠄎疾

贞王𠄎疾，隹有由。（《合集》13641）

𠄎字从石从舌，“𠄎疾”殆不瘖舌转、舌麻木或舌面神经麻痹引起的舌头运动石然失常之类的病象。“由”与“害”为同类词，与祸咎有关，问此种疾患会否有咎。

12. 𠄎

……其𠄎。（《合集》18390 正）

𠄎字从舌从𧈧，可隶写为𧈧。^③李宗焜先生认为“𧈧字也可能跟舌疾有关”。𧈧似指口舌糜烂或嘴部痈疽疮疡之疾。

13. 疾言

贞有疾言，隹害。（《合集》440 正）

贞言其有疾。（《合集》13637 正）

胡厚宣师认为“疾言”为喉病，指“发音嘶哑咽喉之病也”。于省吾先生谓言、音二字互作，“疾言”即“疾音”，“指喉音之临将嘶哑言之”。^④严一萍先生认为：言“当读如瘖，病不能言也”，“若言语障碍，谓之‘疾言’”。^⑤今据《黄帝内经灵枢·忧患无言》云：“人卒然无音者，寒气客于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至，其开阖不致，故无音。”又《灵枢·寒热病》有所谓“暴暗气鞭”即咽喉与舌肌强硬使通气不畅造成失音。甲骨文“疾言”，也可能指这类因寒邪引起的失音。

14. 疾齿

壬戌卜，𠄎，贞有疾齿，隹有害，（《合集》13644）

疾齿，隹有害。

疾齿，不隹有害。（《合集》13647 正）

贞有疾齿，隹有由。

贞有疾齿，不隹有由。（《合集》13656 正）

^① 《诗·小雅·巧言》。

^② 《史记·殷本纪》。

^③ 参见饶宗颐：《巴黎所见甲骨录》，香港，1956年，第33页。

^④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87页。

^⑤ 严一萍：《殷契徵瑩》上册，线装本，台北，1951年，第41页上。

妇好弗疾齿。(《合集》773 甲)

贞疾齿，佳喃……

贞疾齿，不佳喃……(《合集》13648 正)

“疾齿”指牙病。“疾齿佳喃”，喃可能指碎语嗦嗦，象声词，此牙病似指突发性的牙床或牙神经痛之类的疾患，患者或因急剧疼痛而喃喃呻吟不已。

15. 𪔐

甲申卜，[𪔐]，贞佳[父]乙[降]𪔐。

[甲申]卜，𪔐，贞不佳[父]乙[降]𪔐。(《合集》6664 正)

𪔐，李宗焜先生谓“应该跟牙齿的疾病有关”，“疑从齿从又，会意，象拔牙之形。或是牙齿病痛至于摇落，遂以手拔之”。

16. 𪔑

贞勿于甲御妇𪔑𪔑。(《合集》13663)

贞毋御𪔑。(《合集》17386)

𪔑从虫从齿。《说文》：“𪔑，齿蠹也”，或体作𪔑，即蛀牙。^①

17. 齿𪔒

齿𪔒。(《合集》13665 正)

有疾齿佳𪔒，虐。

不佳𪔒。(《合集》13658 正)

贞有口(疾)齿，不佳𪔒。(《合集》13664)

“齿𪔒”、“疾齿惟𪔒”，可能也指牙虫蠹蚀牙齿硬组织。虐字从裘锡圭先生释，“与灾祸有关”。^②《说文》：“虐，残也。”《广雅·释诂》：“虐，恶也。”

18. 疾𪔓

贞有疾𪔓，佳害。(《合集》13645 正)

𪔓，象牙齿外翻形，或指兔唇，但也可能指齿溢之类的病象。

甲骨文记口腔疾患方面，有疾口、疾舌、𪔓疾、𪔓、疾言等，观察明细而微，其于牙病，则有疾齿、齿𪔒、疾齿惟𪔒、𪔑、疾𪔓等，辨识仔细。如有云：

己丑卜，争，贞有疾齿，父乙佳有闻，在兆。(《合集》13651)

记商王武丁在兆地，不料齿疾发作，疼吟不已，卜问已故父王是否有闻；则这位商王的“疾齿”，似指突发性的牙床或牙神经痛之类的疾患。

据医史家指出，口腔科的急性冠周炎、脓性颌下炎、扁桃体周围脓肿、咽旁间隙感染舌疾患等，会引起言语困难、沙哑或构音障碍。^③ 疾口、疾舌、𪔓疾、𪔓、

^① 闻一多：《释𪔑》，《闻一多全集》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557～558页。

^② 裘锡圭：《甲骨文字考释·释虐》，《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

^③ 周宗岐：《殷虚甲骨文中所见口腔疾思考》，《中华口腔科杂志》1956年第3号。

疾言，可能与此有关，是知商代几种口腔疾患的细分是有医学知识的依据的。商代牙病罹发率较高，据体质人类学专家对 1950～1953 年殷墟和辉县两地商代中小墓出土人牙的鉴定，殷墟病牙数比率达 30.43%，辉县达 26.25%，意味着两地各有近三分之一的平民患有牙病。牙病的种类有牙周病、龋病和原因不明者等几类，其中牙周病以男性患者为多，龋病以女性为多。龋病罹患率，殷墟为 3.58%，辉县为 6.25%。^① 从总体看，商代社会与原始时期先民中牙病的高发率相比，已平均降低约 28 个百分点，唯患龋率仍大致同如史前黄淮流域下游东部地区，表明商代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食物结构较史前大有改善。考古发现的商代人的各种牙病，与甲骨文所记各类牙病名是相一致的。

19. 疾𠄎

疾𠄎，不佳媯。

疾𠄎，[佳媯]。（《合集》6649 反甲）

𠄎字从言从凡，疑言辞障碍或脑中风之类。媯读为𠄎，有凶险之义。

20. 疾𠄎

癸未卜，王弗疾𠄎。（《合集》34072）

从𠄎字表示的疾患部位看，疑喘嗽或面颊腮腺炎症。《周礼·天官·疾医》“冬时有嗽，上气疾”郑注：“嗽，欬也，上气逆喘也”。

21. 疾𠄎

疾𠄎，御于妣己𠄎妣庚。（《英藏》97 正）

𠄎字勾出疾患部位在颈椎，疑颈部疾患如骨质增生或颈膈之类。

22. 疾腰

壬戌卜，𠄎，贞御疾𠄎妣癸。

御疾𠄎于妣癸。（《合集》13675 正）

二辞同贞，𠄎、𠄎从交幺声，腰也；或从口在交中。幺、口亦指示患在腰部位置。此贞腰疾。

23. 心荡

己酉卜，𠄎，贞王𠄎不……（《合集》6）

贞王𠄎𠄎，亡来[媯]自口。一月。二（《合集》12）

贞王𠄎𠄎，亡来媯自方。一月。三（《合集》18384+《山东》^②632；《蔡缀》^③350）

^① 毛燮均、颜闾：《安阳辉县殷代人牙的研究报告》（一、续）；《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 1 卷 2、4 期，1959 年

^② 刘敬亨：《山东省博物馆珍藏甲骨墨拓集》，齐鲁书社，1998 年。

^③ 蔡哲茂：《甲骨缀合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版书，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1999 年。

后两辞为成套卜辞的第二卜与第三卜。“𠄎患”，裘锡圭先生释为“心荡”，证以《左传》庄公四年载楚武王告夫人邓曼“余心荡”而不久即卒，认为“指心脏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① 可从。“心患”盖心气不足、心悸或心区憋闷之症。

24. 心疾、心𠄎、心𠄎、心不吉

庚卜，子心疾，亡延。(《花东》181)

甲卜，子又心𠄎，妣庚。(《花东》446)

乙卜，贞二卜有求(咎)，佳见今又心𠄎，亡忧。(《花东》102)

壬申卜，子心不吉，永。(《花东》416)

心疾指心脏病之患。心𠄎、心𠄎似形容心恐慌或心脏难受或心绞痛如受敲击。𠄎，刘一曼、曹定云先生读如愤，谓“其义与疾病、凶祸有关”。^② “心不吉”谓心区感觉不安吉。

25. 疾胸

己酉卜，旁，贞有疾𠄎，出。(《合集》18654 正)

𠄎字又符指示疾在胸部。

26. 疾𠄎

贞有疾𠄎，弗……

贞有疾𠄎，其……(《合集》4477 正甲、乙)

“疾𠄎”疑腋下胁部痛疾。《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有云：“两胁里急，饮食不下”。

27. 疾𠄎

甲子卜，𠄎，贞疾𠄎不延。

贞疾𠄎其延。(《合集》13658 正)

有疾[𠄎]，佳有害。

有疾𠄎，不[佳有害]。(《合集》2936+17922+《乙》3782+3786+《乙补》3441+3451)^③

“疾𠄎”疑背疾，𠄎字象手持殳捶人背。𠄎，蔡哲茂先生谓应是𠄎的异体，象用抓痒器搔背，也指背疾。^④

28. 疾身

疾身，佳有害。

疾身，不佳有害。(《合集》13666 正)

^① 裘锡圭：《殷墟甲骨文考释四篇》，《海上论丛》（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第 6 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599 页。

^③ 林宏明缀合，见《古文字释丛》，《第十三届全国暨海峡两岸中国文字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02 年。

^④ 蔡哲茂：《甲骨文字考释两则》，《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年。

贞王疾身，佳妣己害。（《合集》822 正）

贞御疾身于父乙。（《合集》13668 正）

贞有疾身，御于祖丁。（《合集》13713 正）

贞妇好不延𠄎。（《合集》13711）

贞𠄎佳害。（《合集》3521 正）

“疾身”指身腹疾患。𠄎、𠄎，裘锡圭先生释“疒身”合体字或“疒身”之疒的专字。^① 别辞有云：

□□卜，□，贞□𠄎□彗。（《合集》13431）

𠄎象手抚卧床病人身腹之形，当亦指身腹疾患，问是否能彗除。

29. 疒

贞𠄎，佳父乙害。（《合集》6032 反）

𠄎乃疒字，象手抚卧床病人下腹之形，《说文》：“疒，小腹病。”

30. 疒腹

贞𠄎𠄎𠄎。（《合集》13673）

勿𠄎𠄎。（《合集》10948 正）

𠄎、𠄎象双手或只手抚腹，乃腹之别构，“𠄎𠄎”、“𠄎𠄎”即“疒腹”，当指小腹疾患。

31. 腹不安

癸酉卜，争，贞王𠄎不安，亡延。（《合集》5373）

𠄎从身复声，当为腹的本字。贞问王腹不安舒而惧怕其延缠不休。

32. 胀

□申卜，矣，贞今日王其𠄎。（《安明》1383）

𠄎，许进雄先生谓“其字从肉从长，或用如其义，腹鼓胀，为疾病之问”。^② 言王腹部气胀。一言腹不安，一言腹胀，感觉不同，症状有异，均有辨别，可见当时识明医学已颇有精细。

33. 疾人

贞疾𠄎，佳父甲害。

贞有疾𠄎，不佳父甲害。（《合集》2123）

疾人惟父乙害。（《合集》5480 反）

疾人可能指流疫之众患者，参见后文“疾年”。李宗焜先生认为，“‘疾人’当是人 有疾，‘人’泛指全身，也许是全身不舒服。”亦备一说。

34. 疾𠄎

^① 裘锡圭：《读〈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 年第 5 期。

^② 许进雄：The Menzies Collection of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 Vol. ii, the Text,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Toronto, Canada, 1977, P.104.

贞有疾𠄎，佳有害。（《合集》709 正）

陈世辉释𠄎从人从心形，即心字，“心疾是指精神方面的病症”。^① 今按，𠄎字从勺，勺中符号表示疾患部位或症状，疑心胸疾患。

35. 疾𠄎

贞不疾𠄎。十二月。（《合集》13692）

𠄎象手部伤患而覆裹包扎之意，殆手疾。

36. 疾肱

贞疾𠄎𠄎。（《合集》13677 正）

王𠄎佳有害。

乎𠄎𠄎。（《合集》11018 正）

𠄎即𠄎，《说文》：“𠄎，臂上也”，通作肱。《诗·小雅·无羊》“麾之以肱”，毛传：“肱，臂也”。疾肱指臂疾。“𠄎肱”，𠄎似有治疗扶正之意。

37. 疾肘

贞王𠄎𠄎。

贞王𠄎不其𠄎。（《合集》5532 正）

贞中子𠄎疾，乎田于凡。（《合集》21565）

李宗焜先生释𠄎为肘，象手臂弯曲部位加了指事符号，《说文》：“肘，臂节也”。疾肘可能指臂肘关节炎或肘部疥块肿痒之疾。

38. 疾疋

丁巳卜，争，疾𠄎，御于妣庚。

疾𠄎勿𠄎，御于父辛。（《合集》775 反）

𠄎象整条腿的倒书形，自屁股至胫合足趾之形，即《说文》：“疋，足也，上象腓肠，下从止。”疾疋谓腿疾。

39. 疾𠄎

贞有疾𠄎，佳父乙害。（《合集》13695 正乙）

𠄎勾示病发部位或病灶在腿足上方之腓部，腓为臀部，《说文》：“尻，腓也”，段注：“腓，今俗云屁股是也”。疑疾𠄎是臀部痈疽疮疡肿块或坐骨神经疼之类。

40. 疾胫

贞疾𠄎𠄎。（《合集》13693）

𠄎勾示病发部位或病灶在胫部，胫指小腿，从膝盖到脚跟的一段。《尚书·泰誓》云：“商王受斲朝涉之胫。”《论语·宪问》：“以杖叩其胫”，孔安国曰：“胫，脚胫也”，皇侃疏：“脚胫也，膝上曰股，膝下曰胫。”疾胫可能是胫部痈疽疮疡之类疾患。

^① 陈世辉：《殷人疾病补考》，《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41. 足𠂔

乙巳卜，出，贞王𠂔不𠂔。

贞其𠂔。十二月。（《合集》24983）

𠂔像人下肢而突出其脚，当为脚足之本字。《释名》：“足，续也，言续胫也。”𠂔字从水从火，意指湿热之症，可能属脚气症。脚气多因外侵于湿邪风毒，或内伤于饮食厚味，积湿生热，流注于脚而发，症状一般为腿脚麻木疼痛，软弱无力，或挛急，或肿胀，或萎枯，或胫红肿发热。

42. 疾止

贞疾止，隹有害。（《合集》13683）

贞疾止，御于妣己。（《合集》40373）

贞疾止，于妣庚御。（《合集》13689）

贞疾止𠂔。（《合集》7537）

……隹𠂔止……（《合集》13691）

己酉卜，贞亚从止有彗。三月。（《合集》13426）

□□卜，出，贞王止有彗。（《合集》23803）

“𠂔止”例同“疾止”。《释名》：“趾，止也。”“疾止”指足趾疾患。或谓脚气症，但从辞例难以确认。

43. 疾𠂔

……疾𠂔……（《安明》733）

贞勿于父乙告疾𠂔。（《合集》13670）

“𠂔”、“𠂔”，圈出病灶部位，疑髌或髌疾，即大腿髌枢（髌骨外侧凹陷部分）或股部疾患；也可能病灶在膊部，即大腿和小腿相连的膝关节处，《释名》：“膝头曰膊；膊，围也，因形团圜而名之也”。

44. 疾𠂔

贞王其疾𠂔。（《合集》376 正）

贞王□隹其疾𠂔。（《合集》13700）

□子卜，永，贞𠂔其延。（《合集》17238）

贞王𠂔其虐。（《合集》17224）

贞𠂔虐亡由。（《殷缀》278 反）

贞王𠂔𠂔。

𠂔不其𠂔。（《合集》17231）

贞王𠂔异，其疾不𠂔。

贞弗□𠂔𠂔。（《合集》4611 正）

戊子卜，𠂔，贞王𠂔𠂔。（《合集》17230 正）

……𠂔𠂔。王占曰：𠂔。（《合集》17232）

贞𠄎弗其克。(《合集》4349 正甲)

𠄎、𠄎、𠄎、𠄎同字。“𠄎虐亡由”，谓𠄎疾为虐，是否无咎。钟柏生先生释𠄎若瘡，骨形上的点表示骨病，即《说文》“瘡，𠄎病也”，并谓“王𠄎异，其疾不𠄎”，意思是说“殷王得了膝疾，而且有了变异，惧怕其病加重”。^①

45. 疾骨

口午卜，𠄎，贞有疾𠄎，佳害。

贞疾𠄎，不佳害。(《合集》13696 正反)

庚戌卜，𠄎，贞王其疾𠄎。

庚戌卜，𠄎，贞王弗疾𠄎。王占曰：勿疾。(《合集》709 正)

关于𠄎、𠄎字形义的说法很多，直观而言，象骨胛端面及关节之形，泛释骨也可。或谓疾骨为肩有疾。可备一说。

46. 骨凡有疾

戊申卜，贞雀骨凡有疾。六月。

戊申卜，贞雀弗其骨凡有疾。(《合集》13869)

贞翌癸卯子渔不其骨凡。(《合集》13871)

辛亥卜，贞犬骨凡疾抑。(《合集》21053)

癸未卜，贞廌弗疾，有疾骨凡。(《合集》21050)

“骨凡有疾”，甲骨文中疾患方面的恒语，有关解释，主要有骨痛说、祸风说、祸重说、肩同有疾即分担尊者疾病说、果犯有疾说、游盘有疾说等，^②莫衷一是。余谓“凡”可能指某种疾患症状。别辞有云：“御凡夷牢”(《合集》22108)，御是御除疾患之祭。又有云：“己未卜，西子凡，𠄎。己未卜，往，西子𠄎，妣庚三牢。”(《合集》22294)，凡与𠄎对言，𠄎乃孽之一形，凡指患症，义正相近。疑凡通𠄎，《玉篇》：“𠄎，骨曲也”。“骨凡有疾”，可能指骨𠄎关节部位的骨性疾病，有的可能是受风寒而起。以现代医学知识言，骨性疾病有一般性的，如骨刺、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软骨病、风湿性关节炎、良性骨瘤等，重症者有外伤骨折、化脓性骨髓炎、骨恶性肿瘤等等，故往往很难对“骨凡有疾”卜辞加以简单化概括定性，患者的骨性疾病类别和症状未必是相同的。

47. 𠄎

壬子[卜]，争，贞王𠄎，佳有害。(《合集》5370)

^① 钟柏生：《说“异”兼释与“异”并见诸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6本3分，1985年。

^② 参见张玉金：《说卜辞中的“骨凡有疾”》，《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又裘锡圭：《说“𠄎凡有疾”》，《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1期；又林小安：《殷墟卜辞“𠄎凡𠄎疾”考辨》，《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1~228页；又刘桓：《释“𠄎凡𠄎疾”》，《甲骨征史》，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第317~326页。

……宾𠂔，佳有害。（《合集》16997）

𠂔、𠂔同字异构，从人正立或侧身形，从𠂔声，以声求之，殆𠂔、疣、癰之初字，象腋下部位长肉瘤之意，属于某种病毒性皮肤病。《说文》：“𠂔，赘也。”《广雅》：“𠂔，肿也，赘𠂔也。”《释名·释疾病》云：“𠂔，丘也，出皮上聚高如地之有丘也。”此形容肉瘤之大。《荀子·宥坐》“今学曾未如𠂔赘”，杨倞注：“𠂔赘，结肉也。”又称疣赘，《资治通鉴》卷二百三云：“人气不和而疣赘生。”俗称疣子、瘰子。《玉篇》：“疣疾，肿结病也。”《玉篇》“瘰，疣病也。”《广韵》：“瘰，疣瘰。”李宗焜先生谓可能是腋下部位出现的某种官能不适。意近之。

48. 𠂔疾

丁巳卜，旁，贞妇姝不𠂔疾。

贞妇姝其𠂔疾。（《合集》13716 正）

“𠂔疾”疑指某种官能疾患，𠂔字所从小点不在腋下，而示意在腰股两侧和大腿之间胯裆部位，似专指人的胯部官能不适。《说文》“胯，股也”，段注：“合两股言曰胯”。

49. 𠂔

丁卯卜，争，贞有𠂔，𠂔。

贞有𠂔，不其𠂔。（《合集》13674）

𠂔从𠂔从木，或谓象艾木灸疗之形。但以别辞“贞有疾目𠂔”、“贞疾肱𠂔”、“贞王肘不其𠂔”例之，似也指某种人体疾病，贞问能否蠲愈。

50. 疾𠂔

戊午卜，石陞疾𠂔，不𠂔。（《合集》22099）

“疾𠂔”，义不详，疑也指某种人体疾病，存以俟考。𠂔有祸忧义。卜问石陞疾𠂔，不致遭受祸忧么。

51. 疾其佳𧈧

疾其佳𧈧。（卢静斋拓本）^①

有疾不𧈧。（《合集》13796）

上举辞例中的𧈧，当非“齿𧈧”之类的牙虫，或即《说文》说的“𧈧，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𧈧，淫溺之所生也”，属于今医学上讲的肠道寄生虫病。

52. 瘰

己亥卜，争，贞𠂔有瘰勿求（咎）有𠂔，亡𠂔。十月。（《合集》17452）

□午卜，瘰……𠂔。十二月。（《合集》15417）

□□卜，瘰疾。（《合集》17458）

□□卜，旁……瘰……孽。（《陈零》139）

^① 引自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第110辞。

陈邦怀先生谓癘从疒从虎，即瘧之初字，并引征《墨子·经说下》“智者若瘧病之于癘也”。^①癘为疟疾，今俗称“打摆子”，冷热病。《周礼·天官·疾医》云：“秋时有疟寒疾。”《礼记·月令》云：“民多疟疾”《黄帝内经素问·疟论篇》云：“疟，先寒而后热者。”《说文》云：“疟，寒热休作。”《玉篇》云：“疟，或寒或热病。”这把最早的疟疾记载上推到商代武丁时期。

53. 参

己巳卜，贞有梦王𠄎。八月。（《合集》17446）

辛亥𠄎壬子王亦梦尹𠄎有若……于父乙示，余见害在之。（《合集》17375）

乙亥卜，大𠄎口𠄎。十一月。（《合集》20086）

𠄎字旧释尿，谓尿疾，字象人遗尿之形。^②余谓𠄎当释为参字，读如疹，可能指气候失调造成的周身不适，魔梦多汗。《庄子·大宗师》云：“阴阳之气有疹”，《汉书·五行志》云：“气相伤谓之疹。”

54. 疾年

贞有疾年其死。（《合集》526）

“疾年”，当如《周礼·天官·疾医》说的“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即一年四季中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各种病毒性防疫传染蔓延。《墨子·兼爱下》有云：“今岁有防疫，万民多有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讲当年发生流疫，万民逃亡，路边沟壑中死者甚众。

“疾年其死”，殆亦指年内防疫流行而死亡人众。前举“疾人佳父甲害”（《合集》2123）、“疾人佳父乙害”（《合集》5480 反），疾人可能即指受到流疫病毒感染的众患者，唯当时视此类防疫乃已故先王降灾，与周代所谓“天降疾病”^③的病患心理观，应是观念代变的差异。

甲骨文中还有一例“𠄎”，或认为与某种疾病有关，今举如下：

贞口其𠄎。

贞口弗𠄎。（《合集》808 正）

从辞例看，𠄎的词性当同于彗、昌、瘳、愈、除等疾禳义之词，与疾患类别无关。

由上所述，甲骨文中大体有疾首、疾目、疾盲、疾耳、听忧、耳鸣、疾自（鼻）、息惟出疾、疾口、疾舌、砮疾、𧈧、疾言、疾齿、𧈧、𧈧、齿𧈧、疾𧈧、疾𧈧、疾𧈧、疾颈、疾腰、心𧈧、疾胸、疾胁、疾役、疾身、疔、疔腹、腹不安、胀、疾人、疾𧈧、疾𧈧、疾肱、疾肘、疾𧈧、疾𧈧、疾胫、疾止、足𧈧、疾𧈧、疾𧈧、疾骨、骨凡有疾、𧈧、𧈧、疾𧈧、疾其惟𧈧、癘（疟疾）、参、疾年等 50 余种疾患。如以现代医学分科，可分属之内科、外科、口腔科、齿科、五官科、呼吸道科、

^① 陈邦怀：《甲骨文零拾考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42 页下。

^② 《合集》13887：“贞𠄎弗其骨凡有疾”，𠄎显系人名，也非指尿疾。

^③ 《逸周书·祭公解》。

消化道科、眼科、骨科、脑科、神经科、肿瘤科、小儿科、妇科、传染病科等。

显而易见，商代疾患的确定，是本之于体态特征的深入观察认识之上的。凡首、目、耳、鼻、口、齿、舌、咽、唇、脑、心、胸、颈、腰、腹、肩、背、脾、手、肱、肘、胯、足、膝、胫、踵、趾等人体各部位，当时已有专词命名，病象病症和病灶病发部位皆因之而定，识明医学已达到相当高度。

商代人对体态知识的掌握已很系统化，并且没有拘泥于人体外表肌体的了解，对内部组织结构也有探索。比如甲骨文字活脱脱像心脏的轮廓形，字像骨胛端面形，字象骨架相支形，是其明证。1983年陕西清涧李家崖一处商代晚期城址，出土一块石雕骷髅体人像，^① 两颊瘦削，方形下颌，球状双眼，齿部暴露，体部刻有脊椎骨、肋骨和骨盆，生动勾勒出人体骨架结构的主要特征，可说是最早一件具有解剖学意义的成功作品。

丰富而系统的人体体态组织结构知识的积累，促使商代以前人们已能够面对各种病症，据其病理反应症状和病灶部位，作出较为正确的病象病因辨识。

二 病患症状记录

在商代，不仅能根据病象病症、病发部位或病灶所在，识别何种疾患，而且还能就病症的感觉反应，进行相关疗理，关注病变症状。

甲骨文有云：

贞有疾肘以小，御于……（《合集》13679 正）

像一手抓摩状，疑搔之初字。《礼记·内则》云：“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郑注：“搔，摩也。”疾肘以小搔，或指手臂肘关节处疥块肿痒而施以轻搔。所记可谓细腻。

甲骨文中有按疾患轻重而区分成小疾和大疾两类者，如：

贞小疾，勿告于祖乙。（《合集》6120 正）

丁卯，贞妇凡子大疾。（《合集》22395）

贞妇好大疾延壹死。（《合集》17391）

小疾和大疾的区分标准，恐怕主要视其病是否延缠不愈而招之后患，乃至死亡，如卜辞即有云：“有疾不死”（《合集》13794）、“口姝子疾不死”（《合集》13717）、“妇子不死”（《合集》21368）。当然小疾也可能病变而酿成大疾。举凡甲骨文言“有疾惟有害”、“疾身惟有害”、“疾骨惟有害”、“疾自（鼻）惟有害”、“疾舌惟有害”、“疾齿惟有害”、“疾耳惟有害”、“疾止惟有害”等等，无不关注于小疾的病变恶化而可能会害及人体健康。一辞云：

^①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壬子卜，癸，贞辛亥王入自夕，王疾有梦，惟害。（卢静斋拓本）^①

记商王武丁在上一日辛亥外出归来的当晚染疾做梦，第二天壬子日贞人癸为之占卜，问王疾有梦是否会招致祸害。别辞又有：

王疾，夕告小臣，若。（《合集》5583）

言武丁在某次患病的当晚，立即召告小臣，问是否能顺利度过。均抱着对病变的恐惧。

当时对疾患的延缠不愈最为担心，故有“王疾首亡延”（《合集》24956）、“贞妇好不延疾身”（《合集》13711）、“妇好其延有疾”（《合集》13713 正）、“妇妣子疾不延”（《合集》22246）、等等的贞卜疾患会否延缠不已。再如：

戊戌卜，贞丁未疾目，不丧明。

其丧明。（《合集》21037）

有疾目其延。

有疾目不延”（《合集》13620 正）

“丧明”指目盲失明。害怕小小的眼疾延缠不愈会带来失明的后患。

武丁时甲骨文有记疾病恶化而前后延拖 50 余天死亡者：

戊贞。王占曰：兹鬼魑。五旬又一（应是二之误）日庚申丧𣦵。

乙巳卜，𣦵，贞斫亡疾。（《合集》13751）

[癸巳]，贞斫其有疾。王占曰：斫其有疾，惟丙不庚。二旬又七日庚申丧𣦵。

（《合集》13752）

胡厚宣师释“丧𣦵”为“丧𣦵”，“𣦵读为生命之命，急病之侵，至于溘死丧命”。斫是商王室贵族成员，在他病魔缠身至死的 52 天前的戊（辰）日，商王为他作了占卜，言有鬼附其身。到 25 天后的癸巳日，商王发觉他病情不妙，恐怕逃得了丙日也躲不过庚日会死去，后果真在 27 天后的庚申日斫一命呜呼。其间在几天前的乙巳日又曾为他作过占卜。这可说是一份早期的病变病例记录，唯没有提及斫患的是何种恶疾，单单以鬼魅的信仰观念判断其病。

武丁时甲骨文又有一辞，兼记患者的病象病因，又记其为病魔折磨达半年以上而死者：

[丙]申卜，贞𣦵骨[凡]有疾。旬又二日[丁]未，𣦵允忧。[百]日又七旬又[五

日庚]寅，𣦵[亦]有疾。[乙未]夕𣦵丙申[迺]死。（《合集》13753）

𣦵，患者名。“骨凡有疾”属于骨性疾病。据现代医学知识，骨性疾病中能在短期内病变而致人于死地者，主要有骨恶性肿瘤，化脓性骨髓炎也会引起败血症致死。另外，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有可能导致风湿性心脏病并发症，对生命也极具威胁。前两种一般以死于黎明前为多，因人的生理机能在这段时间正处于一天的最低谷。

^① 引自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第 52 辞。

蠹患的可能属于前两种骨性病，自出现病理反应病状后 12 天，病情发作过一次，175 天后再度发作，并急剧恶化，就在其后 5 天的乙未拖延至丙申日之交的黎明时，终于被病魔夺却生命。这片甲骨文内容，可视为中国医学史上最早而经日最长的骨性病变死亡记录。《周礼·天官·疾病》云：“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甲骨文虽属于卜辞，但关及病变症状的占辞或验辞，与“各书其所以”，性质有接近之点，两者当有渊源关系。

此外又有关涉孩童疾病生死，以及妇产等妇科疾病患者。当时妇女生命的主要威胁，是孕产致疾死亡。甲骨文有云：

乙丑卜，贞妇爵孕子，亡疾。（卢静斋拓本）^①

丙申卜，散，贞妇好孕，弗以死。

贞妇孕，其以妇死。（《合集》10136 正）

贞子母其毓，不死。（《合集》14125）

孕为腹中怀子之形，毓为产子之形。以，致也，招致、导致之意。杨树达先生说：“夫为妻占，故云子母。”^② 此等辞是问诸妇会否孕产致疾死亡，或直接卜问子母在生育时会否死去。又有云：

贞斲丁人妁，有疾。（《合集》13720）

壬午卜，鲁妁。允妁延死。（《合集》22102）

妁指生男孩。一问斲丁人会否因生下男孩而患上疾病；一问鲁是否生男孩，后果然生下男婴但鲁本人却为病魔延缠而亡。妇产病包括有产后受风寒、产后大出血、细菌感染即产褥热引起败血症等，尤以后两种对产妇威胁是致命性的。

孕育死亡常波及母子两代人生命。殷墟苗圃北地一墓，发现墓主两腿骨间有一婴幼头骨；王裕口西地一墓，女性墓主左侧也有一小儿骨架，头向与墓主一致，躯骨已腐朽。^③ 大抵均为生育过程中发生的母子双亡事件。武丁时甲骨文有记：

五日丁卯，子由殪，不死。（《合集》10406）

或谓殪即媿字，亦作媿，“生子二人俱出为媿”，指生双胞胎儿。^④ 此辞大致讲子由临盆生子，所幸皆得度过生死难关。别辞有云：

贞妇好媿，不其妁。王占曰：𠄎，不妁，其妁，不吉。于𠄎若兹乃死。（《合集》14001）

记妇好临盆，商王武丁为之占卜，拿不准是生男还是生女，但总觉得不太安吉，结果产妇还算顺利无事，婴儿却死了。在此类场合，母子的生死总是连带在一起

^① 引自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第 37 辞。

^②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88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212 页。

^④ 胡厚宣：《记故宫博物院新收的两片甲骨卜辞》，《中华文史论丛》1981 年第 1 辑。

的。

尽管商代以前人们已能根据掌握的人体体态知识，辨识众多疾患的病象病症，但其病理观察和病变记录，多半是作为占卜程序的一部分而述其所以，反映了当时对于疾病的延缠不愈和病情是否会恶变致死等后患的关注和恐惧，仍有其盲目的成分，这也是早期医学实践中出现的必然现象。

三 巫医交合

上古“医术”的效能、每每与主观意识所产生的幻想相平行，信仰上的模糊感和神秘性，远比由医疗实践而取得的成功经验更具魔力，这与当时的疾患心理因素和认识水平，是紧相关联的。

早先人们通常把疾病的致因。直接归诸自然界神祇的降灾或人鬼作祟，甲骨文有云：

……帝降疾。（《合集》18756）

丁巳卜，贞亡降疾。

贞帝肇王疾。

贞不佳下上肇王疾。（《合集》14222）

“肇疾”犹言“降疾”。“下上”者，义同《商书·太甲上》“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及《周礼·春官·小宗伯》“祷祠于上下神示”，上指天神，下指人间地祇诸神。知商代人有视疾病为上帝鬼神对人间或时王的降警。但在许多场合，是把疾病直接视为先王先妣先臣在作祟危害于生者，如甲骨文有云：

贞王疾隹大示。（《合集》13697 正乙）

[贞]王疾不佳大示。（《合集》13697 正甲）

隹[祖]辛害王目。（《合集》1748）

贞告疾于祖乙。（《京津》1650）

贞高妣己王疾。（《合集》13708 正）

乙未卜，骹，贞妣庚王疾。（《合集》13707 正）

贞隹多妣肇王疾。（《合集》2521 正甲）

疾身隹有害，惟多父。（《合集》13666）

贞隹多母害。（《英藏》113）

□午卜，骹，贞有疾趾，隹黄尹害。（《合集》13682 正）

大示、祖辛、祖乙、高妣己、妣庚、多妣、多父、多母、黄尹等已故先人，都可能成为致疾于人的死神。这种疾病心理观当来源于原始鬼魂崇拜。

原始先民不懂得人的精神活动要依赖于人的肌体活动，认为人死而灵魂不灭。

《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说文》云：“人所归为鬼。”《韩诗外传》云：“人死曰鬼，鬼者归也。”《论衡·解除篇》记有一则上古的传说，其云：“昔颛顼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魎，一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在当时人们心目中，鬼魂有着超人的力量，能对生者行为进行监视，能作祟于人，人的疾病即因鬼魂作用而起。

人们为消病除疫，通常采取各种手段安抚鬼魂，或祭祀以讨好之，或以虔悔来消除鬼魂的不满，或表示屈服以取悦之，或用某种仪式驱赶疫鬼。^①但消除灾害必须借助于能够沟通人鬼间的媒介来完成，即巫的力量，比如甲骨文云：

贞斨亡疾。王占曰：兹鬼魍。（《合集》13751）

贞王𠄎。（《天》85）

口亥，王卜，口不𠄎口鬼。九月。（《合集》24984）

庚辰，贞口降鬼，允佳帝令。

庚辰，贞其𠄎鬼。（《合集》34146）

魍为鬼魅之义，言鬼魅致疾于人。𠄎像一人头戴面具卧倚版榻状，或即《仓颉篇》“阴病疑癘”的癘字初形，盖指装扮鬼相驱疫鬼。《论衡·订鬼篇》云：“巫者为鬼巫。”近代原始民族中有以鬼神附体与之沟通的巫术，如萨满施行巫术时，“下神”是其活动的核心。^②“王𠄎”似记商王自为鬼巫惊殴疫疠之鬼。“𠄎鬼”之𠄎的下档大空而省缺了一口，当为去字，谓驱鬼。“降鬼”与“𠄎鬼”同贞，降鬼或指降服恶鬼，并视为上帝所命。“𠄎鬼”之𠄎字，像手扬某种彗状十字交法器，可能属于索室殴鬼之祭。《周礼·夏官》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殴疫”，郑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殴疫疠之鬼，如今魍头也。”方相氏戴面具执戈扬盾，率领百人殴除恶鬼的大规模巫术行事，与殷人手扬彗状十字交法器殴鬼之祭，性质有相近之处。

巫是原始鬼神崇拜的直接产物。《一切经音义》云：“事鬼神曰巫。”《公羊传》隐公四年云：“钟巫之祭”，何休注云：“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古代巫医不分，由于人们把疾病致因视为鬼魂作用，故以巫师充当人鬼间的中介人角色，寄希望于巫术行医，安抚死神而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韩诗外传》记有一则上古时代巫术行医的故事，其云：

上古医曰茅父，茅父之为医也，以莞为席，以𤓣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十言耳，诸扶𨋖而来者，皆平复如故。

这位茅父行医治病的方式，跪坐在莞草编织的席子上，依仗茅草束扎的狗，装神弄鬼，活脱脱就是位巫者，与甲骨文手扬十字交法器降鬼，性质没有什么两样。

^① 参见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1～187页。

^② 秋浦：《萨满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1页。

巫师作医，文献中不乏其征。《世本·作篇》云：“巫咸作医”。《太平御览》卷七二一引宋衷注云：“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吕氏春秋·勿躬》云：“巫彭作医。”《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又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窆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郭璞注云：“皆神医也。为距却死气，求更生。”《天问》有云，鲧“化为黄熊，巫何活焉”，也把巫与治病更生相提并论。这些传说表明，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巫是沟通人与鬼神间信息的媒介，依靠巫术的力量，人可以祛病消灾，因为巫师不仅能与天间升降相通，并且持有来之天间的神药。这与云南佤族巫师呗毫多明药性，暇时常去深山采药，或预藏禽兽肝胆制作药剂，施行巫术中有让患者服药，并诵“采药到天间，天间产良药，药枝伸地上，……此乃天间长生药，世间除病剂”之类的祭经，^① 简直同如一辙。文献记述和民族学比较材料说明，古代社会巫术有时就属于行医行为，巫师从事的神职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医治病患。

上古时期巫医不分。《广雅》云：“医，巫也。”王念孙云：“医即𪔐也，巫与医皆所以除疾，故医字或从巫作𪔐。《管子·权修篇》云：‘好用巫𪔐。’《太元元数篇》云：‘𪔐为巫祝。’𪔐字从巫，正揭示了古代巫医不分的事实，说明早期医学的产生，与巫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抱朴子外篇·仁明》云：“疫疠之时，医巫为贵，异口同辞，唯论药石。”商代巫者作医的行为方式有其广泛社会思想基础的沃土，受固有鬼神信仰观念的支配，即使巫者有过无数次失败，但其偶尔的一些成功医例，照常能益发得到人们的信从。《逸周书·大聚解》记武王灭商，曾效仿“殷政”，其中就有“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

商代巫医不分，由于当时已出现了上帝神权观念，人们原先视疾病皆为鬼魂作祟，至此，有时也视为上帝对下界的降警，故一度充当沟通人鬼间交往中介的巫者，有可能上升为能“绝天地通”^② 而协于上下，进行上帝与人间意识交流的特殊人物。甲骨文有云：“贞佳咸戊”（《丙》43 正），“壬午卜，燎土，口巫帝呼”（《合集》21075），咸戊为商王大戊时的巫咸，《尚书·君奭》云：“格于上帝，巫咸乂（治）王家”，表明在商王朝政治权力结构的组合中，巫师成为王的有力配角，巫死后能成为巫先神而受祭享，能充当上帝的座上宾，继续发挥其协于上下的作用。

另外，夏商周三代王的行为，也每带有巫的色彩。如夏禹有疏导洪水的神力，《扬子法言·重黎》云：“昔者姁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李轨注：“姁氏，禹也，

^① 参见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5～24页。

^② 《尚书·吕刑》。

治洪水，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俗巫多效禹步”。《尸子》佚文有云：“（禹）生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帝王世纪》云：“禹病偏枯，足不相过，至今巫称‘禹步’是也。”竟连禹涉山川劳于治水而病足行跛，也成为群巫效习的祭祀舞步。天水秦简《日书》称“禹步三向北斗，质画地视之日。”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十一居然还有“禹步法：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左过右，右就左；次举右，右过左，左就右。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后有九迹。”学者认为，这很像今天民间舞中常见的“十字步”。^①商汤有祭天求雨之术。周后稷则有相地之宜，播时百谷的奇能。前文引甲骨文中商王武丁亲自为某贵族的疾病进行占卜，占得其疾患属于“兹鬼彰”。可见商王表现出了掌握着神鬼世界动向的巫术本领。陈梦家先生曾经说过，商王为群巫之长，由精神领袖而上升为政治领袖。^②张光直先生也指出，三代的王者行为，均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③原始信仰系统的巫术，显然已被三代统治者拥为强化其显赫政治权威并有效行使其权力的借力，成为象征王权的重要方面。

在商代贵族生活中，巫医的行为方式，被视为生命存在价值的保障和精神报应的依托，要想排除鬼神作祟对生命的威胁，认为可仗持巫的力量。甲骨文云：

其用巫，求祖戊若。（《合集》35607）

乙亥，扶，用巫，今兴母庚允使。（《合集》19907）

甲戌卜，王，龙以示乎巫。

辛……由巫……母庚……（《合集》20365）

惟巫言舌。（《合集》30595）

丙戌卜，口贞。巫曰：𠄎贝于妇用，若。一月。（《合集》5648）

可见，一旦巫师施用法术，即能求得已故先祖的保佑，或当即招至神灵的降临而进行人神间的意愿传递，或可用巫术与已故母辈相沟通，巫师的言行解答，还可为患者取得精神上的安慰；巫师的作祭，似乎也能求得患者的平安。

另外，巫师还能为患者御除疾殃，它辞云：

丙申卜，巫御。

不御。（《合集》5651）

贞巫𠄎不御。（《合集》5652）

御为御除病殃的仪式，其中容或有“百药爰在”的作医程序。𠄎像女巫在病榻边跪而祷祝意，与前述茅父为医，以莞为席，北面而祝之，替患者消除病祟，可相对照。

^① 孙景琛：《中国舞蹈史》（先秦部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②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

^③ K.C.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有时商王本人可直接充当巫师，如：

贞弗求（咎），王由巫。（《英藏》1957）

商王既可充当巫师驱除鬼神作祟，有时他还能为自己御除病殃。如：

庚戌卜，朕耳鸣，有御于祖庚羊百有用，五十八有毋用斫今日。

庚戌卜，有鸣，御于妣辛累父丁，惟之有𠄎𠄎。

庚戌卜，夷旧御往。

庚戌卜，余自御。（《合集》22099）

朕、余是商王武丁自谓。商王为其耳鸣的病症，可与先王先妣沟通，杀牲致祭进行自御。据蔡邕《广连珠》云：“目瞶耳鸣，近乎小戒也。”^① 古人迷信眼睑神经牵动及耳内轰鸣为灾变之兆，早在商代已然。

商代晚期武丁以降的几位商王，好为巫医的，尤数武丁。《史记·殷本纪》称其“夜梦得圣人”而“求之野”，是其用人以神示借稽。武丁时甲骨文有云：

王梦珏，不佳循小疾臣。（《合集》5598 正）

记武丁梦见礼玉而循讯巫医“小疾臣”。《殷本纪》记武丁祭成汤，“有飞雉登鼎耳而响”，十分恐惧，怕灾祸降临。可见他的行为准则时时受鬼神信仰所支配，当然这与整个社会固有宗教意识是分不开的，但他更显得笃信致诚。相比之下，《殷本纪》言商王武乙有“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之举，武乙的鬼神观念无疑比武丁淡薄得多。甲骨文中有关疾病的占卜，近百分之九十六、七出现在武丁时期，武丁既自己充当巫师御除病祟，又曾为鬼巫惊殴疫鬼，还能关心众多的朝臣、王妃、子息或其它贵族成员的病患，并为他们判断病象病因，析其病症，察其病情变化，进行巫术作医。在当时社会，商王武丁算得上是一位实际生活历练与病理药理知识较为丰富的出色政治家兼总巫师。

商王为巫术作医时，王朝内一批巫师每每降到次要位置。甲骨文有：

丙戌卜……。巫曰：御。（《合集》5649）

在此场合，巫师似乎成了一位向王提供参考意见的副手。尽管王和巫同时都充当了与鬼神沟通的中介人角色，但王是主角，巫只是王的配角，只能附从王的言行举止。

显而易见，商代已并非那种“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② 的原始巫觋信仰滥觞时期，巫的阶级属性十分鲜明，是王权的组成部分，并非所有人都能与鬼神沟通，唯有以王为首的少数人独占着这种巫术的权力，握有巫医的专门知识，且这种知识也不是为社会的所有人服务的。

商代各地诸侯或族氏方国，也自有其巫。甲骨文有“巫由”、“巫夷”、“巫如”

^① 《太平御览》卷四五九引。

^② 《国语·楚语下》。

^①等，殆兼记其出身族氏名。又有“周以巫”、“禹以巫”、“妥以巫”^②等等，是各地向商王朝致送巫师。巫可致送，则其地位应在当地上层权贵之下，表明巫已作为社会的一个专门知识阶层，服务于贵族阶级，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权衡场合，常常成为权贵之间进行某种交易的利用对象。巫以其握有的特殊知识，得以跨越地缘和时空，身分却不会改变，死后也如此。甲骨文中已故巫师或称“东巫”、“北巫”，^③为神名，这批带自然神性的人格神，群称为“巫先”、“四巫”或“九巫”^④，仍被视为鬼神世界的一个专门知识阶层。

陕西周原建筑遗址出土过一个蚌雕人头像，^⑤鼻梁隆准，深目闭口，头上似戴一平顶高冠，冠顶刻有一“巫”字，面目表情严肃专注，严然为一巫师形象。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发现的一座墓，墓主约为一45岁左右的中年男性，随葬有不少铜、石、骨、陶器，近头部一侧有卜骨3块，脚边放着一个长方形漆匣，内装“石砭镰”的医疗用具，生前应是位巫师，^⑥与文献说的巫作医可相印证。同墓又殉有一20岁左右的青年女子，可见墓主生前地位不算大低，但随葬品在同批墓群中却又只能列为中等偏上，说明其应处在当地上层权贵的属下，充当着巫医的专门角色。

巫因鬼神崇拜而产生，巫医不分，是信仰与理性的合一。从原始社会巫“事鬼神祷解以治病”，到巫“多明药性”，到商代有专职的“小疾臣”巫医之设，其中深含着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所历经的无数次痛苦的失败教训和日积月累的经验认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一旦人们从鬼神的幻觉世界回到人气的现实世界，巫医之分也就势在必然。

四 医疗的俗信

上古巫师作医，内含一些合理的医疗习尚，只是受认识的局限，在行为状态和信仰系统上采取了占卜、致祭、诅咒、祈禳、驱疫等等一系列歪曲处理的巫术方式，但其合理的医疗术，乃出于人们长期生活和生产中经验教训的提炼，在一定条件下，会向俗信转化，形成一种传统习惯，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保留下来，并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生活。^⑦对巫医方式进行自发性的分辨和取舍，早在商代之前当已有之。

^① 分见《合集》20364、20366、5650。

^② 分见《合集》5654、946、5658。

^③ 分见《合集》5662、34157。

^④ 《合集》21880、34120、《戠》25·11。

^⑤ 参见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图版20页。

^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43、147～149页。

^⑦ 参见乌内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0页。

据《帝王世纪》记载的传说，远古时有伏羲，“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天枉。”又有神农，“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淮南子·修务训》中也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搜神记》卷一则云：“神农以楮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所谓药性滋味，即《本草经·序录》中指出的“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假托圣人味尝百药而制九针的传说，反映了先民曾冒牺牲生命的风险，进行医疗实践的探索，一些成功经验，很早就被揭去了原先的神秘色彩，作为一种医疗俗信，在人们心理上、行为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药物的辨识和利用，可追溯到远古时期。赵璞珊先生对《山海经》中的药物名作过统计，矿物类药有 5 种，植物类药 28 种，木类药 23 种，兽类药 16 种，鸟类药 25 种，水族类药 30 种，其它类药 5 种，计达 132 种，部分药物至今仍在利用，而大部分不得其知。药方相当简单，都是单药单方单功用，没有复方，故产生时代原始。^① 在这些药物中，动物类药有 71 种，占到 53.8%，植物类药有 51 种，占 38.6%，矿物药最少，仅仅占 3.8%，有学者指出，药物的发现，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渔猎畜牧时代应动物类药发现多，植物类药大量出现，是农业有较大发展的结果，矿物药少，表明手工业采矿业开始时间还不长。^② 可见，《山海经》中的药物名，是出自对远古以来人们辨识和利用药物医疗经验的摘记。

商代明确作药用的植物多有发现，当时已有采集药用植物浸酒制作药酒者。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发现一酿酒作坊内，出有成罐陶器分装的药用植物桃仁、郁李仁、大麻籽、枣核、草木樨等。草木樨能清热解毒，大麻籽能润肠通便，有祛风、活血通经功能，其仁浸泡酒可治骨髓风毒和大风癰疾等，但此类酒苦涩难饮，且不宜多服用，有的有缓泻等强烈副作用，由此推知是作药酒的。《礼记·曲礼上》云：“有疾则饮酒食肉。”《丧大记》云：“有疾食肉饮酒可也。”《说文》云：“醫之性然，得酒而使，酒所以治病也”。醫字从酉，酉者，酒器也，意在酒可医病。采集药用植物浸泡药酒，是认识到酒可治病，借助酒力，可使药物发挥更大疗效。桃仁、李核、枣核，原当是用来泡制果酒的鲜果或干果品，果酒基本上是为营养保健酒或药补酒。如蔷薇科桃属的去核桃仁，据古代药书记载，是活血化瘀的代表性药物，有止咳逆上气、杀小虫、下瘀血、通经、治腹中结块、通润大便、症瘕邪气等作用。同科樱属的郁李仁，可通便、泻腹水、治浮肿，能破血润燥。李实可除痼热，桃仁可治面黧黑子。枣能健脾益血，枣核有

^① 赵璞珊：《〈山海经〉记载的药物、疾病和巫医》，《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俞掄出版社，1986 年，第 264～270 页。

^② 徐南洲，《〈山海经〉与科技史》，《先秦民族史专集·民族论丛》第 2 辑，1982 年。

酸收益肝胆药效。^① 饮用营养保健酒，重在保健，舒筋活血，加速血液循环，利于新陈代谢，抵御病毒，延长寿命，其中之妙，古人当早有体验。这类药用植物分门别类成罐出土，正表明药物治疗已作为一种医疗俗信，很早就出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武丁时甲骨文有云：

甲子卜，𠄎，贞王疾齿，惟易。（《合集》10349）

甲子卜，𠄎，贞王疾齿，亡易。（《合集》13643）

两辞对贞。易有治义。^② 卜问商王武丁患牙病，可否治愈。反映了当时对齿疾治疗的积极态度。《国语·楚语上》记武丁作书云：“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又见《孟子·滕文公上》，乃《尚书·说命》逸篇的佚文。赵岐注云：“瞑眩，药攻人疾，先使瞑眩愤乱，乃得瘳愈也。”说的是如果服药后感觉不到头晕目眩的药物反应，病就不会痊愈。别辞又云：

辛丑卜，贞子辟𠄎，小疾臣不其忧𠄎抑？忧𠄎！三月。（《合集》21036）

子辟为商王武丁时诸子，𠄎谓风寒之疾，小疾臣是医官。𠄎从舟从目，殆语辞。小疾臣诊疗子辟之病后不胜忧愁，失声连呼。可见商代人对疾患医疗以及药性药力的俗信，还是恪信不疑的。

除利用药物治疗外，人们还很早就发明了针砭及外科手术等疗法。《山海经·东山经》云：“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郭璞注云：“可以为砭针治痈肿者。”《淮南子·说山训》云：“医之用针石”，高诱注云：“针石所抵，弹人痈瘕，出其恶血。”

《黄帝内经·素问》云：“其病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旧注：“砭石如玉，可以为针。”《说文》云：“砭，以石刺病也。”《盐铁论·申韩》云：“下针石而钻肌肤。”

《汉书·艺文志》云：“箴石汤火所施”，颜师古注：“箴，所以刺病也；石谓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则有砭。”凡箴石、针石、针石、砭石、石箴、砭针、砭、箴、针等，写法或称法不同，但均指同类性质的针疗器具，盖因取材不一之故。

甲骨文殷字写作，旧说像一人身腹有疾，另一人手持针刺之；另一个字，旧说像艾木灸疗之意；还有一个，旧说指按摩体腹。^③ 前引李宗焯先生认为，“实难令人信从”。但从考古发现看，商代的针砭医疗器具，在各地遗址时有出土。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曾出土砭石 3 件，均作拱背凹刃，尖端圆纯，长度在 20 厘米左右，形似镰刀，也称“砭镰”，可用于切破痈脓，排除瘀血。其中一件，出土时装在一只黑色朱彩的带盖扁长方体漆盒内。^④ 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址，出有

^① 耿鉴庭、刘亮：《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植物》，《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附录三，文物出版社，1985 年，193～196 页。

^② 《孟子·尽心上》“易其田畴。”赵岐注：“易，治也。”

^③ 胡厚宣师：《论殷人治疗疾病之方法》，《中原文物》1984 年第 4 期。

^④ 马继兴：《台西村商墓中出土的医疗器具砭镰》，《文物》1979 年第 6 期。

一种长约 13 厘米，外表光滑的石棒，据说是用于叩击体表的砭针。^① 殷墟大司空村一座商墓的人架背下，发现有两件骨锥，呈八字形放置，锥尖对人体，其中一件刺及胸椎骨。^② 骨锥刺破肌肤而深扎体内，似乎属于针刺治疗失败致死的病例。

《盐铁论·轻重》有云：“拙医不知脉理之腠，血气之分，妄刺而无益于疾，伤肌肤而已矣。”商代针砭术似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疗效还显得不大成熟，人们曾为此付出过惨痛代价。所谓“妄刺”，正可用来形容这种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事象。

商代人们对于疾病的治疗，药物、针灸等数者兼备，但针砭疗法，尚基本处在盲目信奉的摸索之中，作为深层次的经络学说还没有产生。不过屡屡的失败，并没有使人们因噎废食，通过不断摸索，不断总结，不断进取，也带来了成功的希望，后世中医学上的药物学和针灸医科的出色成就，正是在古往今来人们的前赴后继努力探索中形成的。

然而，必须看到，商代医疗俗信的发展并没有导入与巫术信仰截然对峙的局面，有关医术中不可思议的认识局限，同样蒙上了深深的神异色彩，以致与巫术长期相杂揉。上述台西遗址，盒装的医疗器具砭镰，与 3 块卜用牛胛骨同出一墓。甚至在山东微山县两城山出土的四块东汉时代描绘针砭治病的画像石中，手执砭针的医者，犹被描勒为一位人身鸟体的神巫。^③

很显然，尽管商代人们通过长期医疗实践所获得的许多可贵的合理性经验，已相继作为传统俗信而被继承和发扬，但认识的局限往往落后于理性的探索，况且人们还没有摆脱超自然势力的支配，因而复又使某些合理性经验蒙上了一定的神秘性色彩，反而为巫医行为的施展提供了逆向发展条件。但是当时的传统俗信中的科学成分和经验概括，毕竟是主流所在，人们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制九针，以拯天枉”，面对迷信桎梏而表现出的主动性分辨和取舍，也是态度积极的。

五 卫生保健俗尚

商代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中，已经育成了不少利于促进人体健康生长、减少疾病侵害、提高体质和延长寿命的卫生保健俗尚。

饮食的定时和适量，对人体保健十分要紧，古人多有所述。《吕氏春秋·尽数》云：“食能以时，身必无灾。”《黄帝内经素问》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说苑·杂言》云：“寝处停留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疾共杀之。”商代人们已习惯于一日两餐制，上午一餐称“大食”，下午一餐称“小食”，约定俗成，被据

^① 周世荣：《湖南石门县皂市发现商殷遗址》，《考古》1962 年第 3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258 页。

^③ 刘敦愿：《汉画像石上的针灸图》，《文物》1972 年第 6 期

为纪时的专名，两餐分言大、小，似适应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进食量为社会首肯，无疑对人体保健有一定意义。

生活垃圾的处理，也每每引起人们注重。商代遗址差不多均有当时倾倒垃圾的灰坑、灰沟或弃废物窖穴发现。偃师商城不仅有排水暗渠，还有排水明渠。排水明渠通常顺道路一侧而筑，排水暗渠则不唯宫室区有，城中也规划建设得颇成系统，其中一条排水暗渠，渠底用石板按水流排出方向呈鱼鳞叠砌，渠壁用石块加木柱垒砌，顶铺木板，全长达 800 余米，自西城壕经城关过宫城越东城门注入东城壕，^① 具有给水、排污等多重功能。殷墟王邑也建有防治洪涝和排泄污水的明渠和石坝。^② 有的生活区内有地下排水管道的敷设，^③ 如殷墟白家坟东地的族邑，在一处夯土建筑基址下又埋有长约 16 米的陶排水管道，^④ 陶质排水管道有子母扣、三通转向接口等多种类型，可见当时统治者在污水排泄，净化居住环境，保障公共场所卫生清洁方面是很费用心和财力的。

《韩非子·内储说上》云：“（殷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讲商代统治者还订立刑法制裁违反社会公德而污染环境卫生者。这些措施对于提高生活区周围的环境卫生，预防病菌孳生漫衍，自有一定意义。

《礼记·丧大记》云：“疾病，外内皆埽。”讲究居室内外的卫生清扫，能有效提高对疾病的预防，保障人体健康，故很早就成为人们的自发行为。《世本·作篇》云：“少康作箕帚。”甲骨文有字作（《后》下 8·14），像一手持帚把一手持箕拚扫意。^⑤ 又有（《京津》2772），为双手扫除室内尘垢秽物意。别辞有：

辛亥卜，出，贞今日王其水寢。

癸亥卜，出，贞子弓弗疾。（《合集》23532）

庚申卜，大，贞来丁亥寢寢出机岁羌卅卯十牛。十二月。（《合集》22548）

丁亥卜，贞汝有疾，其水。

丁亥卜，汝有疾，于今二月弗水。（《合集》22098）

以上诸辞的“水”，有的直接或间接与疾病相系，可见是进行环境清洗，预防疾病与虫虺，意同《礼记·内则》说的“洒扫室堂”。陈梦家先生即曾指出，“水寢”是殷人的清洁行为，水作动词用，即以水洗寢室。^⑥ 严一萍先生谓“今俗端午节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 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第 4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95、102、114 页。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考古》1976 年第 1 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考古又有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7 年 8 月 31 日。

^⑤ 参见唐兰：《殷墟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9 页。

^⑥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 20 期，1936 年。

犹以雄黄酒浸喷洒居室四壁，以辟恶除虫物疾疫，其即水寝之遗意欤。”又认为“寢寢”之寢，像以殳毆驱虫虺于室外，《诗·七月》“穹窒熏鼠”，《东山》“洒扫穹窒”，毛传：“穹，穷；窒，塞也”，笺：“穿窒鼠穴”，寢训如穹，意义相同。^①

《周礼·秋官》有云：

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禴之，嘉草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禴之，以莽草熏之。

赤发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采集樟科植物叶片，用来熏杀虫害病毒，早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就有发现。大概当初的室内燎烤，有用药草熏攻消毒者。甲骨文有云：

其燎于血室。（《金》466）

燎门。（《合集》22246）

是知洒扫或熏燎屋子之祭，构成当时固有的保健卫生习俗之一。

气候反常或换季节，往往会引发病毒流行。前述甲骨文“贞有疾年其死”（《合集》526），指年中发生病毒性流疫，可能导致人众死亡。别辞云：

丙辰卜，贞。

丙辰卜，疾。（《合集》22044）

辛丑，贞疾。

辛亥，贞邑。（《合集》21982）

辞中的“疾”，似皆指痼疾而言。辛丑问疾，十日后辛亥的卜邑，可能关注邑中流疫传染蔓延的态势。为防止季节性疾患或病毒性痼疾的流行蔓延，有时要举行宁疾的祭祀行事，比如甲骨文有云：

壬辰卜，其宁疾于四方，三羌又九犬。（《合集》1059）

宁疾于四方。（《合集》493）

记向东南西北四方诸神祭祀，以求宁息痼疾之灾，祭品用人牲羌奴三个和九条狗。面对痼疾，比较理智的行为，则有采取隔离措施者。如《周易·复·亨》云：“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无妄·元亨》云：“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就是讲健康人可与朋友交往，如果是疾病患者或眼疾患者，不应交际，以免传染他人。^② 甲骨文中记：

疾，亡入。（《合集》22392）

亡入，疾。（《合集》22390）

一谓不要进入疾疫流行处，一谓患者不得进入。说明晚商人们不仅对病毒性流疫有了一定的认识，还出于保健心理，采取隔离防疫的积极措施，防范于未然。

^① 严一萍：《殷契徵瑩》上册，线装本，台北，1951年，第66～67页。

^② 参见戴应新：《从〈周易〉探索西周医学成就》，《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308页。

人体清洁卫生方面,《礼记·内则》有云:“鸡初鸣,咸盥洗,……(子事父母)冠带垢,和灰请漱;衣裳垢,和灰请浣;衣裳绽裂,纫箴请补缀;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潘请澣;足垢,燂汤请洗。”讲古人早起,有盥洗的习惯,父母冠帽脏了,子辈要用浆水代为洗刷,衣裳脏了,子辈要帮着浣洗干净,破了,则应针线缝补;每五日备热水请浴,每三日则请沐发,这期间脸脏了,则备上温潘即淘米水请盥面,脚脏了,就备热水请濯足。《少仪》亦云:“凡洗必盥。”

这些个人卫生习惯,商代似已有之。殷墟侯家庄 1400 号大墓东墓道曾发现一套青铜盥洗用具,一件承水铜盘倒扣在一件“寝小室”盂上,旁边有沃水勺和贯耳汲水壶个一件,还有五个洗澡搓擦身垢用的陶甗。^①侯家庄M1435 出土青铜鼎有铭“盥”字,写作 ,象洗手于盘状。殷墟甲骨文有云:

贞于 用。(《合集》1824 正)

贞小子有 。(《合集》151 正)

字罗振玉释浴,谓“注水于盘,而人在其中浴之象也”^②。陈邦怀先生释温,引汉《鲁峻碑》“内怀温润”之温字作 ,从水从皿从人,与甲骨文 字形近^③。然 乃汉隶构形,不足以直接据之考定甲骨文字形,且释温无说,仍当以罗氏释浴为优。《说文》云:“浴,洒身也。”《论衡·讥月》:“浴去身垢。”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新出甲骨文有云:

□酉, 。

弜 。^④

“ ”为“ ”的异构,古文字从女与从人每每通作,正像一女于盆中“浴去身垢”意。上举二辞正反对贞,可能与祭祀之际的沐浴盥洗洁身仪式相关。《周礼·天官·女御》有云:“凡祭祀赞世妇,大丧掌沐浴。”又《宫人》云:“共王之沐浴”,郑氏注:“沐浴所以自洁清”。《仪礼·士丧礼》有云:“商祝袭祭服……盥于盆上”,郑氏注:“商祝,祝习商礼者,商人教之,以敬于接神。”可知商代自有沐浴盥洗洁身以祭的礼仪。

甲骨文又有沫字作 ,象人就皿掬水盥面状,又写作 ,泔水潋面意同。又有 ,象梳理头发意,以使头发不致蓬乱。还有一个监字,像人临皿俯照容貌状。偃师商城宫城内还发现一处宫室的西侧,建有洗澡设施。^⑤由此可考知当时人们对

^①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九本·1129、1400、1443 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 年,第 53 页。又陈昭容:《从古文字材料谈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关问题——自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的青铜水器自名说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1 本第 4 分,2000 年,第 876 页。

^②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第 67 页下,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 年。

^③ 陈邦怀:《殷墟书契考释小笺》,石印本,1925 年 2 月,第 23 页上。

^④ 孙亚冰、宋镇豪:《济南大辛庄遗址新出甲骨卜辞探析》,《考古》2004 年第 2 期。

^⑤ 据王学荣 2002 年 8 月 15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室所作学术演讲。

人体清洁卫生已较留意。

商代散积久演的医疗保健卫生意义的习尚，内容相当丰富。仅就上举，有药物治疗和针砭及外科手术等医疗俗信，有维护环境卫生方面的生活垃圾处理和排污设施，有制裁污染环境卫生者之法，有卫生清扫和洒扫熏燎室堂预防流疫行事；至如药酒与营养保健酒之酿、饮食的定时量食、餐具清洁洗涤；个人卫生的盥浴梳理等等，普及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其价值和意义所及，一直影响到后世，构成中华民族贡献于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P.3—26）